

郭平的叙事法*

——评郭平小说集《后来呢》

钱旭初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城市科学系,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主要论述了郭平小说集《后来呢》的叙事特征,指出了郭平小说在叙事上具有从经验叙事进入到精神叙事、从文本叙事进入到意象叙事的特征。叙事方法是作者叙事态度的体现,由此可以深入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叙事层面上超越现实,进行个人化创作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郭平;小说;《后来呢》;叙事法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2-0071-04

郭平的小说《后来呢》^[1]谈不上宏大叙事,也没有“先锋”的形式探索,因此他的小说注定是寂寞的,平静,从容,却具有一种强烈的穿透感,他总是能超越现实而上升到新的叙事层面,在平静和从容的不动声色中感动读者。这是一种叙事方法,更是一种叙事态度。

一、经验叙事与精神叙事

对经验的叙事是中国文学最早为我们“规定”的“范式”。从古到今,文学的叙事很难跨越现实经验的逻辑起点。这种叙事的特点表现出日常的世俗性和对这种世俗性判断的公众性。

前者是指在通常情况下对现实图景的“状态叙事”和“平面叙事”。就是将“经验”的“状态”在“平面”上进行叙述,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阅历进行记录,现实材料总是这些作品的核心,人物也沉浸在这些材料所构成的事件体系中。这种叙事可以使作品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具备一定的历史感和亲切感。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他们是“典型”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与“典型”构成的本质元素是生活经验式的、平面的。正如吴炫先生所说:“文学与现实不同而又并立,文学是不同于现实的,文学不是对

现实的反映、模仿,而是利用现实材料再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2]

后者作为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公众性”判断,也是在“典型”中提炼出来的“药方”是要符合“主流”。在“经验叙事”背后有深层次的现实政治或社会文化分析意义的指导性倾向在左右作者对于经验叙事中经验和事件的选择与提炼,因此,人物或作品的文化精神及意义指向往往是和这些材料直接对等的,在“时代”意识理念引导下,绝对对应的关系使作家的价值立场、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武器都逐渐公众化,个体性变成了貌似个体的主流性,个人的精神叙事空间被挤压到近似于零。在这里,作家似乎有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即文学的大众化、文学的世俗性和日常性,所体现的作家理想就应该是大众理想,作者借助“公众”意义来整理和加工素材,话语权力的指向是公众化与潮流化的。因而作品的意义则也无法超越具体事件和现实现象,而成为作家自己的、自足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体统。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寻求新生的突破口。

郭平的小说也是从经验叙事起步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小说中的故事时间,一般都是“多年前……”开始延续至今,这个时间段落一般是从

* 收稿日期:2006-12-30

作者简介:钱旭初(1962-),男,江苏常州人,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小说中的方小虎、桑原、冯军、小泉等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历程、生活环境、生存景状的描写都十分真切生动。小说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具有强烈的写实色彩的,展现出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小说的出现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意义。固然我们并不反对小说中的现实性表现,相反我们强调这种现实性或者世俗性的丰富、具体,但它应该成为小说走向超越的阶梯,文学与文化现实的关系应该从现实出发而又超越现实、将现实生活作为小说(文学)构成的碎片、并能够表现出作者自己的人性体验和关怀。这才是小说创作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因此经验叙事在郭平的小说中是他的叙述起点,但不是终点,是郭平小说为超越经验叙事而留出的空间。

我们不难发现,在郭平的小说中,人物通常从各自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蜕变出一个精神意象——流浪的精神主题。对于笔下人物精神无可归依的描写,成为作者判断世界的一种态度,郭平以“流浪”来表现对现代人精神失落的怅惘与挣扎。正切合他那个迷惘的小说题目:“后来呢?”。

在《金先生的旅行箱》中,金先生旅行箱里的“日记”与冯军旅行箱里的“短裤、避孕套和儿时的照片”,分别代表了承载的历史和现实个体,两者都集中在“旅行”的意象上,冯军的成长过程是他不知归属的、永远“旅行”着的精神,小说传达出了“生活在别处”的流浪感,传达出此岸对彼岸的恐惧和逃避。

《投降》中写主人公桑原类似投降姿态的“xiang 功”给了他飞翔的欲望,恰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悖反。桑原否定“无欲则刚”的判断,也就肯定了欲望的意义,因此从“无欲”转向“有欲”,但“桑原……现在想要飞翔,练功的心理状态突然变了,”这就形成了两难处境:真正的无欲难以企及,而有了人生“飞翔”欲望却难以实现,因此人生就只能处于上下不能、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中,“飞翔”的欲望却最终“投降”于现实。最后桑原说“我真想飞一回呵”的感慨实在是无奈而惨淡,带着许多精神无处归依的悲凉在里面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悲剧。

《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中的结尾部分是关于方小虎和他并不真爱的冯洁即将结婚的场景,作者先写方小虎被冯洁身体的世俗美感所诱惑而激动,转而写此时传来小提琴曲《西普里安

·波隆贝斯库叙事曲》,表面上看是在写“音乐”或者深层的文化精神在方小虎的成长仪式即将举行时来满足他精神梦想,但实际上却是对方小虎精神失败的讽刺。音乐“洞穿了方小虎,他以为自己的昂然之物会一点一点地耷拉下来,但它并不理会他,似小提琴,骄傲地翘着……”。小说中曾明确提示方小虎所要的这首曲子并没有寻找到,显然这时传来的《叙事曲》只能来自方小虎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在完成方小虎的每一个人生仪式的时候,《叙事曲》对他的“洞穿”、率领是虚无的、意念化了的,方小虎在完成初夜的时候需要有这个来自内心深处精神引领的力量,但方小虎这时的精神世界里实际上却已经放逐了“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式的精神,而“投降”于冯洁式的世俗冲动了。

《一个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带有寓言的性质。我发现并去追踪一个长得跟“我”一样的人。他活得不好,所以想以整容来改变生活,要求不能满足,便采用吃喝玩乐的方式来试图改变自己,甚至到殡仪馆去为素不相识的人哭丧,表现了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者的悲哀。而“我”的追踪实际上是自我认知的过程,“影子”是自己的镜子,“我”是“影子”的影子,“我”去破解“影子”之谜,是自我追踪“自我”的一个现实镜像,这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困境,小说暗示了精神成长过程中对人生存在疑惑的肯定和发现。而“我”最终放弃了对“影子”(自我)的反省和认识,从一致走向差异的过程,也是精神放弃的过程。

类似的作品还有《格律诗》、《眼睛般的湖泊》等,现实生活终究带着无数的无奈、凄凉,是凄美的舞蹈,是消解了诗意的抒情诗,又是充满了诗意的哲理诗。

对于人物的这种流浪感表现,是作者对于现实世界存在性困境的理性认知。他笔下的人物作为生活者,最终“投降”现实,放逐了精神,或将精神龟缩到狭小的想象空间中,活着,却封闭了思想,闭着眼睛生活,戴着镣铐生活,在表面“平静”的生活接受中让人感受到死般的寂静,灵魂已经在他们的脸上转瞬即逝,在“活”的世界里留下沧桑的斧刻般的脸庞,也许就成为了将来的孔乙己、闰土、阿Q。

显然,郭平的小说创作并没有简单依附于他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自身阅历,而是在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进行艰难的人性探寻,这种关于“精

神艰难”的评判态度不是在进行文化启蒙,也不是在为现实鼓呼,而就是在“言说”着他的人文态度。至于“药方”,郭平没有开出,就像小说《后来呢》中刘权面对儿子的发问,“不禁流下两行泪来,喃喃道:‘我不知道,儿子,我不知道。’”。“后来呢”是儿童思维中的一个基本定式,是对于结局的渴望,但是生活的“后来呢”?谁知道。所以郭平难以开出药方,其实也不必要开出。

二、文本叙事和意象叙事

郭平小说组合事件和情节的叙事逻辑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设置的,这样的叙述往往容易造成作品的平淡,因此为了达到阅读效果,郭平通过叙述上的“反差”表现来引起读者内心的起伏和跌宕。

《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反差是环境世界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反差。那个时代的方小虎们的生活是朴素而简陋的,精神生活成为奢侈的愿望,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快乐需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当年方小虎看《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时“觉得那痛苦、美丽的爱情和音乐简直要了他的命……”;但后来“方小虎……与李艳……此刻……更有恍若隔世之感”……方小虎似乎还沉浸在过去延续而来的精神世界里,但所有的人都回归现实了,方小虎长大后的精神的感慨与无法追悔的往事叙述,强化了在新时空下,人们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反差的悲哀,精神与现实的差异表现了人物精神归依的无望。时空感带来了差距和悲剧感。从而这种差异性的制造,就成为郭平写作小说的结构方式。《眼睛般的湖泊》也是在制造一种反差式的效果,画家穆子强“画的所有的人物都是闭着眼睛的。他偶然也画画眼睛,但他总是画不好,只好再让她们闭上”。闭上眼睛也就闭上了心灵。世俗地“活着”,这就是生活。

反差式的叙述也表现在对于“事件”自身判断的逆转和反讽上。《谎言》和《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可以构成姊妹篇,也是表现方小虎们精神成长的故事。这是关于谎言的故事,然而它有似是哲学家的论断。关于谎言,在世俗眼光中,终究成为道德判断层面上的“罪”,但在谎言的背后呢?小说中描写到“谎言与梦想”,这是小说中极具诗意的表现,把谎言和写诗结合到一起,将梦想成就谎言,把谎言上升到诗意的层面上,这样就发现了所谓谎言的真理性本质,因此超越现实批判本质而上升到哲理思辨的层面。小说从总体上逆

转了对于谎言的否定。小说最后写到周一凡包养了一只老虎,实在是对小说开端写到以老虎恐吓儿时人们的一种话语权力的颠覆,更是对整个文化的一种反讽和嘲弄。

在郭平的小说中,绝大多数是他对逝去时代的个人经验的回忆和认同,就像《一个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在构思上设置一个“长得和我一样的人”来作为镜子而返观自身,通过“互文”的方式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自我的成长。从故事的叙述体系角度看则是侧重将某个主人公的成长经验(似乎也可以看成是作者自己的)加以描述。所以郭平的大部分小说都可以纳入到“成长小说”的范畴中。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中一般都会出现两条线索,一条是故事性的、世俗性的,主要写人物成长和长大的过程;而另一条是人物的心理、精神发展的线索。这关键的后一条线索,使人物的精神成长了起来,也使作品越过了通常小说所谓的性格、思想、主题等平面而指向了人类精神归属的层面,完成了精神的飞跃和超越。

因此,在郭平的小说中文本主要展示是人物的长大成人,小说的情节组合和叙述线索基本上是纵向展开,并且大多采用“回顾”的方式来追叙事件,这种叙事方式更具有历史的时空意识,更利于突出“成长”的过程和走向,也有利于作者在回顾中加入理性的判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郭平在小说中赋予人物的更多是情感和心理的发展变化,而不是性格的成长发展。它不同于高尔基所谓“性格成长”构成情节的命题,情节的构成侧重于文化觉醒与积淀的过程。这表明了作者主体在小说创作中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那个时代群像的经验叙事,而是要表现对那个时代的自我文化精神叙事。

郭平所要表现的文化精神叙事,在文本叙事上体现在他对于文化表现的重视。《投降》中桑原所练的“xiang 功”,能“感受到上行的大地的气息……高空中的气息……是清远的……来自大地的和天空的气息就和自己体内原有的气融和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境界,投降的姿势,不禁使人联想起原始的壁画和岩画中原始人近乎投降的姿态的舞蹈,而它又恰恰是人类最本真的姿态,桑原寄托了作者关于人类返朴归真的理想。

如果说作为现代主义文化的精神流浪和传统文化隐忍主题是人物精神内涵的话^[3],那么在

他的小说构成方式上,一方面表现为他的小说在叙事风格上的平静,这种有意识克制的平静既有对于现实判断的意念,也有对于中国文化中“大像无形、大音希声”式的表述理念的实践,因此,作者的经验叙事在这里便开始远离了“原生态”事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并没有成为小说的主体,相反被故意遮蔽掉了,其动机显然是作者不想将文本的叙事落得很“实”,不想因为背景描写和人物行动的具体而影响了他对自己笔下人物和作品世界构成的独特性、完整性。从“实”处空灵地跳突出来,使人物不至于被那个太过具体的背景事件所羁绊,而成为事件中的木偶,相反人物既沾染了环境的色彩,同时又具有独特精神领空,这样的形象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小说中始终没有剧烈的冲突和矛盾,即便是死亡也表现得温柔敦厚。

借助意象来组合小说,更明显地体现了文学的诗化特征^[4],从这一点看,郭平的小说走的是“五·四”以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的路数,寻求文本的美感。通过氛围的营造来为小说打造精神文化空间,小说的背景只是人物生活的“文化

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经验性细节聚合成了特定的“文化场”,所有的磁力提供具有文化态度的“氛围”和“境界”。所以在郭平的小说中,环境、细节、道具都为小说的氛围营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生活事件、细节、场景以及山、水、天空、树木、阳光等自然物象都成为小说氛围的要素。如《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中把“看电影”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和小说中出现的诸如“二胡”、“小提琴”、“叙事曲”、“电影票”等组成一个象征系列,用来表现主人公的精神追求。《紫色》以色彩和道具来点染小说意象。紫色毛巾作为道具的转换,表明了一种情感的转移,怀旧和伤感的格调和主人公走向世俗生活时的那种阳光和天真构成了一种反差,但在丝丝的温暖中让人感受到了忧伤。《金先生的旅行箱》中的“旅行箱”,同样作为道具而成为表现流浪和生活在别处的“象征物”。

在文本的叙事中蕴涵着文化意象的叙事,是郭平小说叙事法的又一特点,这使郭平的小说不是在叙述故事,而是在揭示文化精神,从总体上使小说具有了十分鲜明的文化感染力。

参考文献:

- [1] 郭平. 后来呢[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4.
- [2] 吴炫. 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4.
- [3] 俞建章,叶舒宪. 符号:语言与艺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2.
- [4] 刘衍文,刘永祥. 文学的艺术[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96.

Guoping's Narrative ——On Guoping's selected short stories *And Then?*

QIAN Xu - chu

(Jiangsu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City Science Department, Jiangsu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Guoping's selected short stories *And Then?*, pointing out that his short stories have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from experience to spirit and from text to imagery. The narrative style embodies the author's attitude. Hence the basic problem of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eation beyond the narrative level and individualized creation is seriously reflected here.

Keywords: Guoping; short stories; *And Then?*; narrative